

金骆驼丛书

紊乱

焦艳华
著

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金骆驼丛书

紊乱

焦艳华
著

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素乱/焦艳华著. —银川: 宁夏人民出版社, 2010. 5

(金骆驼丛书)

ISBN 978-7-227-02770-6

I. 素… II. 焦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66843 号

素 乱

焦艳华 著

责任编辑 可 人

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

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

网 址 www.nxcbn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

开 本 710mm×960mm 1/16

印 张 13

字 数 150 千

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27-02770-6

定 价 26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阿非和小白是在歌厅认识的，是在一个春雨霏霏的晚上。一个是初出茅庐的青年画家，一个是歌厅的坐台小姐。他们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类人，但他们偏偏相遇了而且由此开始衍生出一个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。谈起这段经历，阿非自豪地说：“是我从黑社会的虎口中救出了她。”

小白那时独自一人在这座城市中闯荡。当过无业游民，当过纺织女工和出租汽车公司记录员。但她所到之处，总有人打她的主意，对她进行各种骚扰。她是一个漂亮的姑娘，是那种谁见了都要心动的漂亮。后来认识她的画家们都认为她很像波堤切利^①笔下的人物。顾长苗条的身材，修长的双腿，精细的脚踝，雅致的双脚，轻盈的体态，走起路来袅袅婷婷的，加上象牙般光滑白净的皮肤，的确令人一见倾心。尤其不同的是她的胸脯要比波堤切利笔下的人物丰满得多，与她苗条的身材相比那两只乳房看上去过于突兀，从两侧看完全逸出了她苗条的躯干。还有那双眼睛在看你的时候，会使你找不着北。加上又是孤身一人，难免会有男人打她的主意。但她不是一个随便的女孩。因而，当要求被拒绝或小白坚决不从时，她便会受到种种刁难。这使得她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干不长。阿非碰到她时，她已沦落到在一家歌舞厅当坐台小姐，过着一种昼伏夜出

^① 波堤切利（Sandro Botticelli，1445～1510）意大利画家，佛罗伦萨画派的重要代表。代表作《春》、《维纳斯的诞生》。

的生活。



金
骆
驼
丛
书

那时歌厅生意非常的红火。大大小小的歌舞厅如雨后春笋般布满大街小巷，一到夜晚，霓虹竞放，喷红吐绿。男人们酒足饭饱后，去歌厅潇洒一圈已成为一种时尚。一伙人坐在灯光幽暗、烟雾缭绕的小KTV里，喝着啤酒，就着几盘瓜子、蜜饯，怀里歪歪斜斜地搂着个小姐，不停地唱着《心雨》、《萍聚》、《迟来的爱》等等这些永远唱不腻的歌，手不停地在小姐的衣服里出出进进，小姐们则浪声嗲气地半推半就地忍受，为的是最后拿到那50元的小费。

小白对这种生活适应得很快，而且忍受力极强，男人的手伸进她的衣衫里时，她完全无动于衷，任那只手在自己的肉体上捏弄游走——当然不能太过分。在歌厅里她是一个上座率极高的小姐，一晚上常常能坐两三台。但她知道这种生活并非长久之计，因而当她在KTV中陪着男人唱歌跳舞，忍受着男人种种非礼的时候，她就一直期待着某种改变。

但她很快遇到了麻烦。一个经常浪迹于歌舞厅、外号“老八”的大款缠上了她。

“老八”曾是这座城市家喻户晓的人物。早先浪迹于街头巷尾，靠打架斗殴在这座城市中混了些名声。派出所的人都对他头疼，更别说孩子们的家长了，那时每当孩子们出门时，父母们都会习惯地叮嘱孩子一句：“碰着‘老八’就绕开走、躲他远点。”而对于一些孩子来说，“老八”简直就是他们的噩梦。但后来不知怎么着，这家伙居然发了，成为本城首批暴发户，一直叱咤在本城的街面上，现在混得有点像黑社会的大哥。据说黑道白道都很吃得开，在这座城市中谁惹了他就算倒霉了，哪个女人被他看上了就算遭殃了。当然像他这种无赖是成不了什么大气候的，一个人有了一点钱就不知道天高地厚，就想为所欲为，那倒霉的日子肯定会离他不远。可当时正春风得意的“老八”哪能意识到这点呢？小白当时只是个歌厅的坐台小姐，他只想尽快把这个美妞弄到床上跟她狠狠地来上几个回合。在他看来玩个小姐，那是天经地义的事，不就是花点钱嘛。因此他的要求也很直率，他几乎天天给小白打电话翻来覆去地问她：“玩你一次需要多少钱？开个价！”哪能想到后来这个小姐却让他变成了一个亡命徒，彻底从这座城市的街面上消失了，当然这都是后话。



小白遇到阿非的那天，“老八”已与她周旋得有点不耐烦了，这个小姐已经对他放了好几次鸽子了，总是在约好的时间里找不到她，然后她总是给你解释出各种各样的莫名其妙的理由。女人都他妈的是编造理由的天才。玩个小姐还这么费劲，着实让他恼火，因而他觉得不能再同她客气了。在他看来这些小姐都是些给脸不要脸、不识抬举的东西，给她来点厉害的她才会服服帖帖的。那晚，他带了两个打手，身披一件黑色薄呢大衣，手机始终在手里攥着，这在当时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。如果当时还有香港电影里黑社会老大们常拿的那种大哥大的话，让他拿上，无疑他也活脱脱是个黑社会老大。他像一阵旋风似的闯进歌厅，拦住了闻迅正准备逃窜的小白。他直言不讳地告诉小白，今天跟他走，别他妈的让他们哥们动



手，免得碰坏了她身上那些美丽的“部件”。虽然小白算得上是个风月场上的老手了，但这阵势还是让她感到浑身哆嗦。她一哆嗦就想撒尿，这是小时候她寄宿在她舅家时养成的毛病。她舅舅和舅母常因为她打得不可开交，小白常常躲在她的屋里吓得浑身哆嗦得直尿裤子。自此便落下了一害怕、一哆嗦就要尿尿的毛病，小白便要求去洗手间。在路上机智地甩掉了跟踪她的尾巴，小白顾不上尿急，躲在了前厅的帷幕后面，张皇失措地观察着周围的动静，正巧一个不修边幅、满脸的髯口胡、木木讷讷、惶惶不安，一看就是刚进城不久的乡下人走了进来。若平时，她是不会注意这么个不起眼的人的，可那晚她觉得这个看上去老实木讷的人是唯一能帮助她的人。我们虽然生活在公众之中，但有时境遇非常可怕，孤立无援。因而她毫不犹豫地一把把这个人拉了过来。这人就是阿非。

阿非那天非常地兴奋，下午他刚刚接到了他参展的一幅作品获得大奖的通知，他立刻把这个消息在第一时间内告诉了我，在他的观念中，这座城市里我是他唯一的朋友。晚上他特地在本市最豪华的三星级酒店丽园饭店请我吃西餐，他还从没有吃过西餐呢，他一直觉得吃西餐是上等人的事，而现在他认为自己完全有资格吃西餐了。

坐在丽园饭店顶楼的旋转餐厅里，透过四周巨大的玻璃窗，沐浴着绵绵春雨的城市灯火辉煌的夜景尽收眼底。阿非的感觉好极了。他又着腰站在巨大的玻璃窗前，望着灯火辉煌的城市景色，显得踌躇满志，一副成功人士的作派。他一定觉得自己已经融入这座城市，他开始热爱这座城市，觉得自己的命运在这座城市里开始转变，一个光明灿烂的未来在期待着他，那种春风得意的神色很明显地写在他的脸上。

我帮他点了半生不熟的小牛排，一份色拉，还要了两杯非常烈性的伏特加酒。那些东西阿非并吃不惯，尤其那片小牛排，刀子一

下去还带着血水，阿非感到有点恶心，但一想到这是上等人吃的东西，他还是强行把它们吃了进去。那杯酒他也喝不惯，那味道怪怪的，甜不甜、酸不酸、苦不苦的，他说一点也不如家乡的那种烧酒喝着舒服。但几口酒下肚后，阿非竟觉得头有些飘，眼前有些迷离，体内的血管好像都胀得鼓鼓的，一向木讷的阿非此时突然变得兴奋起来，人也变得健谈了。就在那时，阿非说出了可以说毁了他一生的一个计划，他要在今年的秋天举办他的个人画展。

处于兴奋的阿非完全像换了一个人，而酒精又调动了他体内的全部神经，随着那杯伏特加酒全部进肚，我感到阿非被压抑了很久的一些神经在逐渐复苏了。我看到他的目光开始盯着餐厅里的一些女人看，成功的感觉使他体内的荷尔蒙在极速膨胀。我一点不难感到此时的阿非一定对女人充满了渴望，他的目光停留在邻桌一个就餐的漂亮女子身上，那女子侧对着他，留着一头光亮的披肩长发，上身穿着一件很小的黑色T恤，由于弯着腰，她的腰间袒露出一圈嫩白的肌肤。眼前的情景令阿非极度亢奋，他忽然觉得自己的肉体充满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冲动，在这个春雨绵绵的美妙夜晚，阿非忽然对女人产生了一种无限神往之情。他迫切地需要一个女人。都快三十的人了还不知道女人是什么滋味，用句土话说还没见过天呢。有时一想起这事他就急火攻心，今天更是难耐。因此接下来的话题开始围着女人转了。阿非谈起了女人的神妙之处，谈起了女人人体之美，引用了一大堆罗丹^①等大师有关女人人体美的言论。他还谈到了他的单相思，谈到了上美院时的一个女模特儿苏洁，说她的体形是他见到的最美的体形。他几乎没有恋爱史可谈，有的话他一定会一骨脑地谈出来。谈着谈着就谈出了令我感到惊讶的话，他说：“我们找个小姐去玩玩吧。”

我们分手后，阿非一个人去了歌厅，他想和一个女人睡觉的想



^① 奥古斯迪·罗丹 (Auguste Rodin, 1840~1917) 法国著名雕塑家。代表作《思想者》、《加莱义民》、《雨果》。

法非常强烈、执著，酒精的刺激和成功的兴奋使他无法控制住自己，同时也给了他胆量。但他由于是第一次进歌厅，搞不清里面的具体内容，看上去有些张皇失措。“就在我不知如何是好时，”以后，阿非常重复这个细节，他非常重视初识小白的过程，“便有一只软绵绵的手搭在了我的肩上，接着便把我拉到了帷幔后……”

按照小白的吩咐，阿非冒着细密的雨丝在门口叫了一辆 TAXI。他没想到办这事这么容易，他还不知道如何下手呢，就有鱼自动撞到他的网上，而且是个漂亮的小姐主动看上了他，看来他还是蛮有吸引力的嘛，不像圈里有人认为是个老土。这么漂亮的一个女人会看上一个老土吗？想到这儿，站在春雨中的阿非就有了某种成就感，但随之另一个问题又使他感到忧虑，这么个漂亮的妓女会开出什么价，他的钱够不够，据说有的女人搞一次要花两三千！而他的兜里只有六百块钱，等一会儿就这个问题得跟这个小姐谈谈，六百块钱都给她还不行嘛，六百块钱搞这个女人还是值得的。一想到他要和这个漂亮的妓女成就他一生中的一件大事，这个女人将在他面前脱得精光，这个女人的……身处在绵绵春雨中的阿非两腿就有些哆嗦，上下牙也禁不住地碰得咯咯直响。他清楚这不是春雨淋湿了他衣服的缘故，因为他丝毫没有感觉到寒冷。这种状态不由得使他想起了多年前在美院第一次画人体时的情景，那个叫苏洁的女模特儿当时给他的感觉也是这样，他被那个女人搞得失魂落魄，丢人现眼，现在想起来还让他心痛。在女人面前他的脸丢得多了，他很不愿回顾那些丢人的往事。

当小白匆匆走了出来，边走边拉牛仔裤上的拉链并慌里慌张地招呼他上车时，他才感到有点不对劲，但未敢多问，他还以为这是她们这一行的特点呢。他们的出租车刚开，那个大款和那两名打手便从舞厅里追了出来。那俩打手拼命追了一阵汽车。在雨丝密布的街道上，风衣像蝙蝠翅膀一样在身后张开，那情形很像影视片中浪漫传奇的惊险镜头。“天哪！”阿非的魂都快吓丢了，酒立刻醒了一



半，他恐惧地望着后车窗，看着渐渐远去的“蝙蝠”，哆哆嗦嗦地惊叫道：“他……他……他们……都是些……什么人？要……要……干什么？”

他们在街上兜了一大圈。其间，小白上了趟公共厕所，回到车上后，小白感到轻松了许多，便开始编织美丽的谎言，把刚才的事情变成一大堆谎话讲给阿非听，还不着边际地给阿非讲了一番自己所谓的凄惨的经历。阿非当时非常感动，还从没有一个女人愿意给他讲自己的经历呢，何况还是一个妓女。不仅不跟他谈价钱的事，还跟他谈自己凄惨的经历，把他当朋友看待，看来现在妓女的品味也很高嘛。但她到底要多少钱呢？阿非有点恨自己的钱太少了，他觉得应该多给她一些钱，因为她的经历是那么的凄惨。同时他心里有些涩涩的，她这么漂亮为什么要干这一行呢？实在是惋惜。当小白知道阿非是一个人时，便要求去阿非的住处。事实是，她不敢回她的住所，也没别的地方可去。阿非当然很愿意满足她的要求，他当时的心情是愿意满足这个女人的任何要求，他倒是产生过一个想法，把一个妓女领到自己的家中是否合适？



当小白进入阿非的工作室，看到那里的一切，立刻意识到她闯入了另一种生活空间。

房间不大，只有二十平方米左右，是阿非临时租用的房间，用来在这里搞创作。房间里混乱不堪，地上扔满了擦笔纸，靠门旁的一张桌子上扔满了方便面袋，还有未刷干净的饭盆、碗筷。屋里散发着一股浓重的难闻的气味，但屋里到处摆放的油画作品深深地吸引了小白的目光，并使她感到有点震撼……

小白走到靠墙的一幅裸体画前，看着画说：“画得真好。”

看不出这个小姐还挺有品味。这使阿非感到意外：“你喜欢绘画？”

小白扭过脸来看他，那神态一点也不像妓女，倒像个学生。

“怎么说呢？”小白说，“我喜欢艺术，也很羡慕那些搞艺术的人。”

“那你一定有艺术的遗传。你的父母是搞艺术的吗？”

听阿非这么一问，小白不吭声了，她环视了一下屋里，然后扭过脸来对阿非说：“只是你这里太乱了，我来帮你收拾。”说完小白放下手里的坤包，便动起手来。

阿非没有阻止住她，还从没有一个女人给他收拾过房间呢，更何况还是个妓女！因而阿非有些手足无措。看着这个鲜美的女人在混乱的房间里忙碌，她的一举一动都令阿非心花怒放。女人简直就是家庭魔术师，没多大一会儿工夫，原本混乱不堪的屋里便变得井井有条、整洁干净。



金
驼
丛
书

收拾停当后，小白还拿出了她的香水在屋里喷了几下，屋里立刻弥漫起一股诱人的香气。这香气令阿非有些激动，他从女人身上嗅过类似的香气，他总认为是女人肉体散发出来的。因而这股香味更加强烈地刺激起阿非蓬勃的欲望，他盼望着这个女人能快点一丝不挂地展现在他的面前……

他们做了短暂的交谈。屋外春雨还在不停地下着，在窗玻璃上发出沙沙的响声。在交谈中小白了解了阿非作品获奖的情况，又看了阿非画的一些画。这个木讷的“乡下人”在她心中的价值陡然升高。小白望着他的眼神也在不断升温，最后变得热辣辣的。随着小白看他的眼神不断升温，阿非的脸开始涨得通红，说话结结巴巴，目光也不敢与小白的眼神接触。他知道那个令他激动的时刻离他越来越近了。他的这副德性让小白更增加了对他的好感。她整天接触的都是些死皮赖脸的家伙，这样单纯老实的人实在是太少见了。嫁男人还就得嫁这样的，有才华又老实，现在还有这样的人吗？于是小白不假思索地便决定采取行动。

“我想让你画我。”小白突然对阿非说。

阿非显然是吓了一跳，大脑一时反应不过来。“画……画你，”他结巴地说，由于过于激动不知说什么好，“怎……怎么画？”

“你想怎么画都可以。”小白暧昧地说。然后指着立在墙边的阿非刚完成的一幅裸女像说，“就画那样的吧。”

“画……画那样的……你是说，你……你……可以……这……行……行吗？”

“你是说我身材不够漂亮？”

“哦，不是。”阿非立刻否认，“我是说……我是说……你要多少钱？”

小白会心地笑了一下，“这以后再算。”

小白开始脱衣服，在这个男人面前脱衣服她居然一点羞涩感都没有。她虽然背对着他，但每脱掉一件衣服，她便扭过身来向阿非频频顾盼。衣服脱光后，她两臂交叉在胸前慢慢地转过身来。阿非已浑身抖得像筛糠一般，上下牙又碰得咯咯直响。他虽然对这种场面做过心理准备，但还是无法控制住自己激动的情绪。这个女人太完美了！她究竟是妓女、天使还是魔鬼？时间仿佛在那一刻停止了。他看到小白扭动着腰肢，向他慢慢走过来，然后向他伸出一条裸着的手臂，向一个男人发出赤裸裸的邀请。阿非本能地从椅子上站起，一点一点地被拉向那个赤裸的身体，阿非感觉就像一点点地被拉入深渊。他被那只手牵到了那张脏乱的单人床上，然后被那个赤裸裸的女人轻轻推倒在床上，接着那个女人开始动手解他的衣服。他那瘦骨嶙峋的胸脯袒露出来了，那个赤裸的女人跪伏在他的身上……他感觉自己要晕过去了，眼前的一切似乎都在旋转，但他强迫自己不能晕，但他却无法控制住自己剧烈震颤的身体。最终在小白帮助下，他才得以完成了他人生的这一历史时刻。而那一刻，他的反应也是小白难以想象的。他浑身抽搐着，嘴里不停地叫喊：“哦，天哪！天……天啊……”

翌日，晨曦照亮窗棂时，小白赤裸裸地从床上坐起，那经过爱洗礼的肉体在清晨明亮的阳光中，透露出勃勃生机。看着身边依然酣睡的阿非，小白意识到她生活中新的一天开始了……



二

一个星期后，在“奇特屋”，在我们这些青年画家举行的每周一次的艺术沙龙上，小白第一次公开出现在我们这个圈子中。

当时的“奇特屋”，是一家装潢华丽、品位高雅的酒吧。红色基调的装饰，配以柔和多彩的灯光，充满现代气息。桌子上的花瓶里时常插着芳香四溢的康乃馨，空气中回荡着舒伯特和肖邦的钢琴曲。随便在那里转一圈，一些令人肃然起敬的文化伟人的名字便会不绝于耳，康德、萨特^①、弗洛伊德、马尔克斯^②、毕加索、马蒂斯^③等等，文化氛围十分浓厚，是本市文学艺术家们经常聚会的场所。

来参加聚会的大都是艺界的名流、崛起的新生代和一些身份不明的——很可能是某些人的情人——年轻女郎，类似的聚会当时在本城非常盛行。这与各种文化思潮接踵而来，艺术市场日渐繁荣、红火有关。本城各个角落的艺术家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，交流、切磋。我和我的妻子慕云也时常在这种场合中出现，但小白出现的那天一直让慕云耿耿于怀，认为是艺术界的灾难日。据慕云后来说：“正是从那天开始，改变了我们的生活。”

那时我和慕云刚结婚不久。我们是在上大学时相识并相爱的，



① 法国存在主义哲学、文学代表人物。

② 哥伦比亚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代表人物，代表作品《百年孤独》。

③ 法国野兽派代表画家。

当时她正是我心目中向往的那种女子，身材高大、肩宽、腿长、相貌俏丽。虽然看上去有些瘦削，但极具雕塑般的骨感美，那时我们都是思想激进的年轻人。我学的是美术，她学的是哲学，我们总是在一块没完没了地聊啊聊的，什么弗洛伊德了，什么萨特了，什么柏格森^①了，什么野兽啦、超现实主义啦，等等这些枯涩的理论让我们格外着迷，我们的热恋就是在这种状态中度过的，而且谈论已变成了我们的兴奋剂，常常是聊着聊着便双双宽衣解带地上了床，思想和肉体完全地融为一体……哦，那些个令人难忘的日日夜夜啊！婚后，她依然喜欢学术性的讨论活动，很热衷于参加我们当时举办的一些沙龙。眼中闪烁着鹰隼似的目光观察着那些千奇百怪的人物，在适时的时候，发表一两句对生活精辟的见解，平常没事就拿我大加释义。我想，把她的言论记录成册的话，有些句子很可能成为流传下去的人生警句。



那天，我们这伙人齐聚在“奇特屋”，后面故事中涉及到的主要人物一一出现，标新立异的伯汉、资深画家一子、我和慕云，还有阿非和小白。那天我们谈论的主题是康定斯基^②，当时人们流行谈论一些深奥的东西，越深奥越好，越深奥越容易引起人们的敬畏。而伯汉就很令我们这些人敬畏，他被视为本城画界一颗璀璨的明珠，当时刚从美国回来不久，正在本城及全国画界大红大紫。报端不断披露他那些风格怪异奇谲的作品创下的最新拍卖纪录。除此外，他还涉足股市，成为炒股高手，他一跃成为本城的新贵。开了间“WM 画廊”，并在各种聚会上都是引人注目的人物。他的言论总是那么新奇而又让人听不懂，因而讨论常常会发展成伯汉的演讲，那天同样如此。我左耳朵听着伯汉那些枯涩

① 柏格森（Henri Bergson, 1859~1941）是 20 世纪上半叶法国哲学界影响最大的人物。代表作《物质与记忆》。

② 瓦西里·康定斯基（Wassily Kandinsky, 1866~1944）俄国画家。他是表现主义的创始者。

的论调，右耳朵听着一位在周围晃来晃去、梦游一般的诗人朗诵的诗句：

春天，是最惨忍的季节
荒地上开满丁香
又让冬雨
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……^①

阿非就是在这时领着小白走进了灯光奇丽的“奇特屋”。



现在想起来，那无疑是阿非生活中的一个壮举。

阿非——一个从满是牛屎和羊粪的小山村出来的穷孩子，还没有完全被城市认同，城市的一切还让他感到恐惧和孤独。他的性格也因而特别的孤僻、胆小，一说话就紧张，一紧张就口吃。这样一个人是很难使人把他与小白这样的女人认同在一起的。因而当时，他让我们所有人吃了一惊。后来的事实证明，像阿非这样的人，他的确不能拥有小白。

但当时正春风得意的阿非哪能意识到这些呢。他的事业正处于上升期，作品刚刚获了全国大奖，正雄心勃勃地要大干一番呢。为此，他为自己制定了很多未来发展计划，第一步便是要在年内举办他的个人画展。他想这个个展都快想疯了，后来果然为此而疯了。想想他和小白初夜时的情景，他没有不疯的理由。而小白正是他疯掉的催化剂。用慕云的话说：“我第一眼看到这个浪货，就感觉到她对我们的生活意味着什么了。她一定是从潘多拉的盒子里跑出来的。”

在那个春天温煦的夜晚，小白看上去相当的不平凡。她身着

^① 引自英国现代派诗人艾略特的《荒原》一诗。

一件黑色无袖吊带长裙，裸出一大块洁白耀眼的胸脯和纯净如雪的脊背，两只高耸的充满弹性的乳房凸起于薄如蝉翼的衣衫下，显得很风流很性感。手里摇着一把西班牙式毛扇，移动时，裙子贴着她身体那些凸凹的曲线，显示出肌体丰富的弹性和肉感，相当动人。对于这个相互间面孔都烂熟于心的圈子来说，她的出现给聚会带来了相当活跃的气氛，因而她很快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。



那天，是小白第一次出现在这种交际场合。这之前她从未参加过这种高雅的活动，小白知道无论如何是不能把自己打扮成小姐模样的。因而小白煞费心思地折腾了一下午，但怎么看都难以摆脱小姐的影子，小姐就小姐吧，小白只能认了。“这人就是怪了，”小白后来说，“有些烙印是一辈子也消除不掉的。”

没承想，小白那晚一出现，就立刻在到会的那些自以为身份不凡的女人中出类拔萃。也使那些名流新锐们心猿意马，不住用眼角的余光窥视这个从天而降的尤物，康定斯基早已不知被抛到什么地方去了，而小白则对每一双与她相遇的目光莞尔一笑，竭力做出淑女的模样，尽管她并不知道淑女是什么样子。她的眼睫毛又密又长，呈扇形打开，在看我们每个人时，都带有一点挑逗的意味，令人心旌摇曳……

“哦，我来为大伙介……介……介……介……介……介……介，她叫……叫……叫……叫……叫……小白。”阿非又口吃起来。

毫不讳言地说，我见过的漂亮女人不少，但她们都没有像小白这样给过我如此之大的震撼力。我们坐定后，我便没有心思再关心康定斯基了，注意力完全在邻座的那群女人中。我用眼角的余光一次次地瞟向小白。她叠起双腿坐在我的斜对面，脚背与脚腕之间有一条优美的弧线。而小白则故意不朝我这边看，故作姿态地小口小口抿着咖啡，很有点大家闺秀的气质。

后来，我们相当熟了之后，在谈到那天晚上的情景时小白说：

“走进‘奇特屋’，我就发现你的目光很不安分，而我却乐意接受它，一个异性能接受你这种目光，足以说明你是一个危险人物。”

“我似乎并不想成为那样的人。”我说。

“可你是。”

当小白问我第一次见到她时的印象，我煞费苦心地想了许多词，但都不足以描述出当时的那种感觉，我注视着她那等待答案的面孔，突然有一个词从我的嘴中溜了出来：

“勃起。”我说，用坦诚的目光盯着她，感觉这真是神来之词。

“你真的勃起了吗？”小白居然问。我想当时她是不是以为自己是歌厅里呢。

“当然，”我说，“我很正常。”

那天，小白的出现显然破坏了聚会的学术气氛。以往大家都是围坐在一起，喝着咖啡或香槟高谈阔论，而那天却变成三五伙地端着香槟在“奇特屋”里游动，变得有点像鸡尾酒会。我看得出来那些人虽然一本正经，但随时都在找与小白接近的机会，留在伯汉身边参加谈论的人已有些心不在焉，而且在不断减少。这极大地伤害了伯汉的自尊心，令他十分不满。趁一个间隙，他把头伸到我的耳边，发表了他的看法：“我不认为这种聚会非得请这么一位‘脱派’明星参加不可，至少这与今天的气氛不符。”对本该由他出尽风头的独角戏又多出一个角色，他有理由耿耿于怀。

伯汉那天穿着“金利来”花格衬衫和深色太子裤，头发梳理得相当光滑服帖，脸上涂抹了貂油膏，看上去闪闪发亮，显得很女人气，与他那一米八零的个头很不谐调，却很有吸引力。他正以他的新奇成为本市传奇式的人物，成为标新立异者们追宠的对象。在西城区他拥有一套豪华住宅，他取名为“PARTY庄”，那里也自然成了人们注目的地方。据说经常有一些漂亮、洁净的男

